

姚一元是南山公安分局粤海派出所的四级警长。

相见,落座。还没说话,他就从包里掏出一个大本,像老农拿出自家园里摘的果,眯起两眼看我。潜台词还用说吗,脆,甜!没打药!

我一眼,立马被吸,哎哟喂,封面大字赫然——《伏击队抓获嫌疑人情况登记表》。

伏击队?!

对,伏击队。他回答了我的惊讶。李老师,这样叫我们这支队伍的,粤海派出所是独一份儿,起码也是我们先叫起来的!我们的活儿就是抓坏人,说土点儿是采购坏人。跟踪、追击、抓捕。偷盗抢的撞上我们,算他瞎眼!本上密密麻麻记的就是这些货。得,您挺忙的,我也不扯闲篇儿了,讲几件真格的——

当年,伏击队刚开张,买卖就来了。

这天一大早,在辖区卖烟酒的老刘跑来报案,说被人敲诈了5000块,还抢走两瓶酒。这还得了,大白天的,玩黑社会啊!

我问怎么回事?

老刘的眉头拧成个包子,我撞了鬼!起床刚开门,来了个买烟的,小平头,买了一条中华就走。我才说开张见喜,嘴还没合上,他又回来了,说老板你这烟是假的。我说不可能。他说你嘴好硬啊,还想不想开店了?说完,把手袖一拉,好嘛,蹿出一条蛇来,把我吓个半死,抬手就挡,半天也没咬着。再一看,原来那蛇是文身,一胳膊全是!他说,我叫阿龙,在这边儿混的,烟草局里有我弟兄,信不信我现在一个电话就叫他们来抄店抓人?我说你胳膊上有蛇,你厉害,你想怎么办?他说什么办,拿钱办。开始说一万,我说拿不起。又改5000,说再拿两瓶酒,五粮液!他拿了钱又拿了酒,临走还说你再卖假烟我要你的命!

我问老刘,他怎么来的?

开车来的。

车牌记得吗?

就记得前面有个粤S。

我把手机号留给老刘,说也许这鬼东西还会来,一有动静你就叫我。你老乡有事也叫我。老刘是江西人,老乡都在这一带卖烟酒。除了本地潮汕人,烟酒店基本是他们开的。

我回到所里,调出监控天眼。人眼有限,天眼无限,大街小巷的监控,都是我们的伏击队,向科技要警力是我们深圳警察的法宝。别说天眼,当下招多啦,警务云终端,人脸识别,招招制敌。这不,我一上天眼,就在老刘被敲诈的时间段排查出一辆银灰色的比亚迪,车牌前面正是粤S。不用查,车牌肯定是假的。干这一票的,没挂真牌的。当然,还是查了车管系统,结论就甭说了,废唾沫。车牌虽假,车是真的,四个轱辘跑起来像飞。但再飞,也逃不出天眼。孙悟空能不?跑到天边撒泡尿,还是尿到了如来佛手里。这辆比亚迪很勤快啊,常常早晨6点多就从东莞一路杀来深圳,晚上8点多又杀回去。真是无利不起早,捡钱猛弯腰。当然,也有时得手后就杀回去的。

我再排查近期警情,福田,南山,宝安,都有烟酒店被敲诈。猖獗!

有了目标,我们就设点儿守候。

起早睡晚没黑白。

守了三天,没动静。

第四天中午,老刘突然来电,说姚警官不好了,我的老乡又给他搞了一单!在哪儿?在福田。福田什么地方?竹子林。

竹子林我很熟,就在警校旁边。这些家伙得手后想回东莞,只有上高速最快。我当即带了三辆车上高速。一上,就发现了比亚迪。

车里一共四个人,开车的正是小平头。

比亚迪时快时慢。快的时候140,慢的时候八九十。我们三辆车拉开距离,轮番交换着跟。通常,犯罪分子作案时最扎惊,得手后大放松。你不用担心他会发现你,跟得近点儿没关系,他不知道你。但是不能轻易动他。要动,就得掐住他死穴。

跟到半路,看比亚迪开得慢了,弟兄们说,干



吧!

我说,不行,这不是拍电影,高速路上一旦撞起来不得了,不能玩悬的。

那啥时候干?

这屌丝早晚要下收费站,最佳时机在那儿!

我当即联系另一辆车上的兄弟,你车技好,

比亚迪下收费站时,你看准他们在哪个口买单,插过去,我从后边堵!

收到!

不多时,厚街出口到了。比亚迪尾灯闪起,要下高速了。

兄弟,注意了!

我话音刚落,只见比亚迪离开主道,迅速向最左边的通道驶去,眼看与前车只有30米间距,我的好兄弟方向一打,油门一轰,箭似的从侧面冲过去,比亚迪一愣,我们的车就插进前面去了。车头刚打正,车就停了。时机掐得真准!超早了怕比亚迪突然变道,超晚了插不进去了。

我们的车插进去就不动了,好像手潮熄火

了。

这是我们的战术,目的是迫使对方下车。果然,小平头沉不住气了,一拉车门下来,嘴里叫着,会不会开啊?啊字没收声,后脑壳就被枪顶住了。

我说,不会开能插队吗?别动!

小平头没动。

前车的兄弟也下来了,迎着他走过去。

前后四把枪,比什么都好使。

车里其他三个家伙都老实了。烟、酒、现金,赃物俱全。

深圳的十几宗敲诈勒索都是他们干的。他们分工明确,一人下车作案,其他躲在车里。一旦发生争吵,车里的就一拥而上。他们人多势众,往往得手。

把他们带回所里,我还没顾上打开本登记,收废品的吴大爷就找上门了。他扛了一个大口袋,吭哧吭哧的直不起腰。

我急忙迎上去,大爷,您这是……

他话没出口先掉泪,我,我被骗了!

啊?咋回事?

中午来了一辆车,下来个络腮胡,问有铜线要不要,我说要。他打开车门让我看。车里有三个人,脚下放个大口袋。其中一个打开口袋,我一看,当真,大团大团的黄铜线。我说你要多少钱?络腮胡说你给多少钱?我拿眼一估,又拎了拎,百十斤是有的,给他4000我还有利,就说了个价,他又还了个价,最后说好3800成交。我给他数

钱,车上的人就把口袋用绳扎紧提下来。我把钱给了络腮胡,他接过来就上车了。车开走了,我拎口袋回屋,一拎,不对,重是重,怎么会响?解开绳子一看……

吴大爷说着,打开口袋,哎哟喂,一口袋砖头瓦块!

我心里一紧,这帮家伙,连收破烂的都骗!大爷,您记下车牌了吗?

我没记,旁人记下了。

吴大爷说着,掏出个纸片儿给我,上面有个车牌号。

我马上求助天眼。因为案发时间短,很快就找到了车,是辆金杯。我在天眼里追踪,哎哟,这辆车跑得也是蛮勤快,脚打屁股蛋儿。每天早上6点多就出来作案了,天黑才收工。

掌握了轨迹就好设伏。

我们头天设伏,第二天就捞到了。开车跟上!没想到,快进城中村时,金杯三转两转,跟丢了!

这咋办?

我说,下车找!

我们停下车,两人一组,分头进村找。

找来找去,找到天黑了,突然,我在一个小巷巷里发现了这辆金杯。巧的是,发现的时候,车里还下来一个人,正是吴大爷形容的络腮胡!同组的兄弟上去就要抓,我一把拦住,等等!再看看!

再看看,车里也没下来人了。

其他三个呢?

很显然,早下车进村了。

也许,络腮胡是最后一个下来的。或者,他们一块儿下来后,络腮胡又回来拿什么东西。总之,眼前只有一车一人。

同来的兄弟又急了,抓吧!

我摇摇头,这伙人最少是四个,说不定还更多。现在抓只能抓一个,其他几个在哪儿不知道。他们在暗处,万一惊动了,跑了,再想抓就难了。再说,抓到络腮胡,也不一定撬开他的嘴。这些家伙很狡猾,说不定没住在一起,作案时才凑一块儿。村子这么大,又这么乱,抓全了不易。

那咋办?

伏击!谁让咱们叫伏击队呢?

就这样,我们没动手,守住出村的几个路口,一守就是三天。

第四天,这帮家伙又出动了。一看,车牌也换了。

换什么也没用,我们是如来佛!

你猜怎么着?一车抓了六个,一锅端!

刚打掉这两个团伙,买卖又来了。什么事?盗窃山地车!最多的时候一天七八辆。刮风似的,眨眼就没。山地车很贵,好的上万,便宜的也要四五千。失主急得跳脚。

我们通过视频监控,发现了一个团伙,六个人。他们看好一辆车,连锁都不碰,围过去直接抬起来就走。轱辘离地一寸,远看好像推着自家的车,边走边说笑,装得比像还像。我心说,千里无轻担,看你们能走多远!结果,跟了几百米,只见路边停着一辆面包车,也是金杯。几个家伙来到车前,合力一抬,山地就进了金杯。车门一关,溜了!怪不得偷起来一阵风,原来如此!好在车牌照得很清楚。一查,套牌,好啊,跟我玩这套!监控天眼岂能放过你!

我们反复搜看监控,很快就门儿清了。这帮家伙,每天天亮就出动,泥岗村、西村、北村,一路杀来南山,好,老套路,守株待兔!当时,队里活儿多人手紧,我就带上三个兄弟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。

第一天没守到。再守!

第二天还没守到。再守!

风是干粮雨是菜,坚持。

第三天早上6点多,来了!他们开着金杯由东往西,一路走一路偷,两个多小时就偷满一车。我开着丰田大霸王,带着兄弟们紧随其后,看所偷案值够他们喝一壶了,就准备收网。这时,金杯还在往前开,兄弟们说,冲过去别住它!我说,不行,我们一动,他们很可能拿车撞我们,为这几个小贼鱼死网破不值得。再说,我们是四个,他们是六个,四比六,力量悬殊。再等等!

其实,当他们下车偷的时候,我没让抓,也是这个道理。四比六,一抓,他们来个鸟兽散,抓不全。别说四比六,十比六也难。一追一跑,让来往的车一撞,全瞎!抓捕一定要选好时机,时机不成熟决不动手。当然,不能跟丢了,也不能让对方发现。晚上可以跟近点儿,现场乱的时候可以跟近点儿。有时候要侧面跟,总在屁股后面容易被发现。还要多带两件衣服,换一下,对方就可能认不出你。这都是我们的招。

这时,只见金杯开到了十字路口,刚要过,红灯亮了,车停了。

我一看,时机来了!完美!

金杯里坐满了人,本来就开不快,大霸王超它跟玩儿似的。

我说,开练!

一脚油门,大霸王轰的一声,打左又拐右,像一堵墙,瞬间横在金杯前。

金杯连车带人都愣了。

大霸王车门一开,冲下猛虎,按我事先布置的,冲在最前面的兄弟举起警棍,啪啪啪,几下子就把驾驶室的玻璃砸烂,一拉车门,把开车的拽下来,反手拔掉油门钥匙。我和其他兄弟扑上去,顶住车门,砸开玻璃,把催泪器往里一插,喷!

一人两支催泪器,扑扑扑,狂喷!

车里昏天黑地嗷嗷乱叫。

兄弟们问我,进去拖吗?

我说,等等,再闷会儿!

兄弟们都乐了。

乐归乐,闷归闷。

闷了几分钟,一开车门,好家伙,烂泥一堆。鼻滴水,眼歪嘴斜。拉出一个铐一个,个个面条儿似的。

再往车里一看,妈耶,码了七八辆车不说,还竖着六根大木棒,根根碗口粗!

这是准备玩命的!

初战告捷,我们一鼓作气,又接连抓了几个盗车团伙。盗车贼一般都是团伙,也有独狼,单个干。卷毛就是这样的。

卷毛是个老手,几次从我们眼皮底下溜掉。这天中午,我们又盯上了他。他在南山书城后面,瞄上一辆漂亮的山地车。我坐在监控室指挥,现场埋伏了几个兄弟。只见卷毛瞄上这辆车后,伸手拍拍,又低头看看,没动。对付这样的老手,必须耍人赃俱获。如果抓不到现形,处理起来会很麻烦。他满嘴跑火车,搞得你没招。得了,他不动,我也不动,就在监控室里盯着他。

当时,是中午12点多,我觉得这家伙白天不会动手,说不定要等到天黑。没辙,只能跟他耗。

不贼贼就怕贼惦记,他惦记了就好,总会下手的。耗起来!

哎哟喂,想不到这一耗没边儿啦,卷毛像成心考验我,他离开车,走到路边的凳子旁,身子一仰,睡了!好嘛,几百天没睡了,一睡就睡到了天黑。睡觉也传染啊,害得我好几次差点儿跟他一块儿闭眼。埋伏的兄弟们也吃尽了苦头。天黑了,他醒了。不是自然醒,是被吵醒了。附近一家商场搞促销,搭个台子演节目,大喇叭叫得发疯。他爬起来看看车还在,就朝车走去。我以为他要下手了,心说谢天谢地,可熬出头了。谁知这家伙走了两步,又停下来,文艺细胞被大喇叭激活,竟然扭过头去看节目了!妈耶,可别看上瘾,忘了主业啊,那可把我们惨了。心里正打鼓,忽见他傻看了一会儿节目,脑瓜又转回来看那辆车。哎哟,还有救!台上的靓女在走秀,歌手扭着屁股唱,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,卷毛的心里谁都没有只有车。

行,只要你回头看就行,我们这一天就没白耗。

这时,天黑透了。卷毛动作了。他走过来,把车搬起来挪了两三米。我用对讲机跟兄弟们说,注意,他要动手!

兄弟们顿时来了劲,个个像活神仙。

可是,想不到,卷毛把车挪了个地方,扭头又去看节目了。

这死东西!

没辙,再等!

不一会儿,他又回来了。左看右看,认定安全了,果断掏出工具,手一晃,车锁就被拿下。绝了!不是亲眼所见,谁也不敢相信。我刚要喊兄弟们,突然,他扔下工具,拔腿就跑,像疯了一样,转眼消失在夜色中。

啊?这是怎么回事?

难道车主回来了?还是他发觉有人埋伏?

我定睛看去,四下无人。

埋伏的兄弟们也纹丝未动。

他这是火力侦察!

兄弟们一看他跑了,说,追吧!

我说,别理他!

我相信自己的判断,也是让这帮贼教的,跟他们交手次数多了,脑壳里的水分就挤干了。现在抓卷毛不是时候,就算抓住了,他一没赃车,二没工具,难办!

我对兄弟们说,沉住气,他会回来的。

就这样,又守了一个多小时,卷毛果然回来了。是从逃跑的相反方向摸回来的,你说他有多贼吧。他一回来就直奔那辆山地车,骑上就走。我一声令下,兄弟们从四面八方冲出来。他一看不好,扔下车就跑。他跑,我们就追。追出几百米,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说,我跑不动了,服了你们了!讲到这儿,姚一元笑起来。眼神里还上演着那场捉贼的戏。

这时,他的手机突然响了。他一听,脸沉下来。

李老师,对不起,又来报案的了,我得回队。

我说,别急,咱俩加个微信好联系,你的故事我还没听够。

行啊,回头再讲。来,您扫我!

我拿手机一扫他的二维码,乐了。

为啥?

他的微信名儿叫——

黑猫警长!



## ■我之见

# 军旅作家的转型与责任

□王毅

到2018年,我作为军旅作家已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了十多年。回头看,个人的经历和阅历远比读完一个图书馆的书重要,有些东西是要靠身体力行而不是仅仅用脑子去感受的。所以,好的作品必须首先来源于生活,然后才能高于生活。想想那些真正的军人们,让人无不满怀热泪,忍不住用文字对他们深情推举与回望,歌颂他们赤诚的家国情怀。

身为军旅作家,需要跟这块土地上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思想融合,进而实现自身的升华。因为作家不是单一的人,而是属于一个群体。军旅作家是万千官兵生存状态、思想观念的采访者,所以,我的一切努力,就是把自己的思维变得丰富起来,把自己的厚度增加,然后把握机遇厚积薄发。

一名老兵,一名作家,无论是面对大众还是孑然独处,都会用浓烈的笔墨去渲染自己对军队的热爱,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信仰,因为对军旅岁月的珍惜。从入伍的那一天起,军人就被教导“枪是第二生命”,务必时刻与枪相依为命。而我本人,手中的笔就是枪,靠文字激情飞扬在社会

的大舞台上,用文字去为无数次浴火重生的人民军队歌唱。

我一直认为,文字比语言更容易走进人们的内心。在语言交流中,人们往往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而违背自己的本意,有时甚至不得不掩饰和伪装。而文字不同,她比语言更真实。人在写作的时候,其实是与自己对话,一支笔总是自然而然地流露着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,剖析着自己的内心。所以,作家梁晓声说:“文字是有温度的。”文字点亮了我的生命,我愿意用文字来燃烧我的生命,来温暖人心。

有媒体惊讶于我作为一名作家,转身又跨界成为一名理论研究者,涉猎南海、外军装备与技术开发等问题。其实,我骨子里还是一名作家,只是一个个全新的领域会让人变得更加朝气蓬勃,更加豁达睿智。

这两年间,我的文字聚焦于军人、运动员等,无非是想传达这样一种声音:任何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、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,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,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

化血脉,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。而体育运动员和军人之间,天生就有一种亲情血缘,相互影响和促进。军事和体育最大的共同点是,都需要英勇顽强的拼搏精神,都需要默默付出的奉献精神,都需要不断努力培养为国争光的精气神。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:“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,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。”

前年开始研究南海问题,到今年的外军装备与技术开发等等,都奔着战争而去,因为战争本身就具有跨界性,这也正是战争魅力之所在。作为军旅作家,没有理由不去关注战争,特别是战争中的集体与个体,没有理由不去思考国家与民族,甚至全人类的命运。两部作品《木兰兵棋》和《培育联合文化——走向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选择》先后出版,有“铁马秋风、战地黄花、楼船夜雪、边关冷月”之感,这样的付出希望呼唤起黎明之光、中国之光。有责任和有担当的军旅作家,就要有勇往直前、所向披靡的战斗精神,让每一个文字都在硝烟弥漫间成为中流砥柱。



《礁石》(木版画)

彦涵作

記錄

李心也